

馬克思“資本論”中的 辯証法問題

罗森塔尔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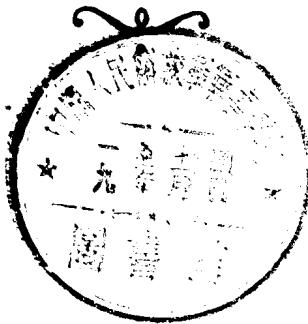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馬克思“資本論”中的 辯証法問題

羅森塔爾著

馮維靜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七年·北京

М. Розенталь

ВОПРОСЫ ДИАЛЕКТИКИ
В «КАПИТАЛЕ» МАРКС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5

根據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版譯出

馬克思“資本論”中的
辯證法問題

[苏]罗森塔尔著

馮維靜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長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公厘^{1/2}·印張12^{1/2}·插頁5·字數295,000

1957年8月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39,200 定價(7) 1.90元

統一書號2002·86

封面設計者：李鉄良 校對者：顧文治等

目 次

緒 論	馬克思“資本論”的哲学意义·····	1
第 一 章	“資本論”中对于作为現象的内部必然联系的規律問題的制定·····	15
第 二 章	馬克思分析資產階級生产方式及其規律的历史的态度。規律在資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作用的特点·····	49
第 三 章	“資本論”中对于辯証法的发展理論的制定。发展是量变轉化为质变的过程·····	91
第 四 章	“資本論”中对于辯証法的发展理論的制定。发展是矛盾产生和克服的过程·····	131
第 五 章	經濟概念和范疇的辯証唯物主义的分析·····	202
第 六 章	論認識中的本质和現象·····	215
第 七 章	科学抽象在認識中的作用·····	244
第 八 章	“資本論”中对于分析的或邏輯的研究方法的制定。認識中的抽象和具体問題·····	277
第 九 章	历史和邏輯在認識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318
第 十 章	分析和綜合、归納和演繹在認識过程中的作用·····	332
第十一章	論辯証邏輯各范疇的相互关系·····	352
結 論	馬克思主义方法的革命批判性和党性·····	385

緒 論

馬克思“資本論”的哲学意义

“虽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大写字母的),但他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邏輯來解决当前的問題。在‘資本論’中,邏輯、辯証法和唯物主义的認識論,都应用于同一門科学……”

列 寧

作为本書題詞的列寧的話,深刻而光輝地說明了馬克思的偉大著作的哲学意义。馬克思确实沒有写下有系統地闡述他和恩格斯共同創造的唯物主义的辯証法、邏輯和認識論的著作。我們有馬克思本人的确切指示,說他打算写一部專門論辯証方法的大綱。馬克思在一封致恩格斯的信中,評論黑格尔辯証法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时,曾写道:

“如果,再有時間來作类似的工作的話,我很乐意用兩三印張的篇幅,以易为普通人的理智所了解的方式,來闡述黑格尔所發現的、同时被神秘化了的那个方法中的合理的東西……”^①

遺憾的是,馬克思沒有能够实行自己的意图。可是在他的著作中,有大量关于辯証法的議論和意見,他的任何一本著作,都是应用他所創造的辯証方法去分析具体的科学問題和革命实践問題的范例。但在这一方面,他的主要著作、他毕生的心血結晶——“資本論”,有特殊的意义。

^① 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3年版,第95頁。

虽然在“資本論”中所研究的不是哲学，而是資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闡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規律，但“資本論”又是真正的馬克思主义的“邏輯科学”。它对于理解和研究馬克思的方法具有无比的意义。馬克思的方法，是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論方面所完成的最偉大的革命变革的基础。

“資本論”的哲学意义不仅仅限于辯証方法問題。列宁非常有根据地指出，就是唯物史觀——历史唯物主义，在“資本論”中也得到最完滿、最深刻的論証和探討。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写道：自“資本論”出現之时起，唯物史觀已經不是一个假設，而是科学地証明了的原理。

不难理解，为什么“資本論”这部馬克思主义的偉大的經濟著作，同时又是最偉大的哲学著作。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論及其哲学基础——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資本論”出世以前老早就創立了，并在象“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就已經闡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就已經証明：社会主义不是人們的空想，不是人們的善良願望，而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不可避免的和合乎規律的結果。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敘述了資本主义經濟制度发展的簡明概要之后，指出了資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資產階級社会經濟和政治发展合乎規律的和不可避免的結果。

全面地分析資本主义的經濟关系、分析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于科学地論証社会主义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既然社会制度的改变、社会全部上层建筑的改变，是由生产方式的改变决定的，那末只有在詳尽地研究和探討資產階級經濟制度的条件下，才能得出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論。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書的序言中指出，他在四十年代初，即他作出自己新的世界觀时期的研究，

使他得出必須周密地研究現代社會的經濟關係的結論。他寫道：“我這番研究工作使我得出結論如下：法權關係，也如國家形式一樣，不可能從它們本身中得到理解，也不可能從所謂人的精神一般發展過程中得到理解；恰恰相反，它們是根源于物質生活關係，黑格爾曾按照十八世紀英法兩國作家先例把這個關係的總和稱為‘公民社會’，而對於公民社會的解剖則应当在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①

這樣看來，不研究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制度，就不可能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轉成科學，不可能用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來武裝無產階級去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以及象馬克思所說的揭示事物基礎本身。

早在“資本論”出世之前，馬克思就曾經寫出許多非常重要的經濟研究著作。例如“哲學的貧困”、“政治經濟學批判”等就是。但只是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才完全解決了研究資產階級社會解剖學的任務。在這一部天才著作中，揭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外部掩蓋物，把資本主義的發展從開頭一直追溯到它的必然滅亡為止。

在馬克思之前，資本是真正的“自在之物”。甚至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最優秀的代表斯密和李嘉圖在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研究中，也不能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真正實質。當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一響，庸俗經濟學家的群丑就登台了；庸俗經濟學家的任務，不在於研究科學的真理，而在於露骨地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由於“資本論”的出版，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一切重要特徵都被揭露無遺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受到了致命的打擊。象馬克思所說的，這是“打在資產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內）頭上的最喪胆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序言”，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社1954年中文版，第340頁。

的炮彈”^①。無產階級獲得了進行反對自己的剝削者的有力的精神武器和指示走向勝利的可靠道路的光亮的無盡源泉。

寫作“資本論”這部經濟學著作，也要求馬克思解決許多重要的哲學問題。馬克思在創作自己的偉大著作時，是武裝着他同恩格斯早在四十年代初就已共同研究出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可是馬克思不能僅限於把辯證方法、唯物主義理論、歷史唯物主義，簡單地應用到對資產階級制度的分析上去。創作“資本論”的任務，在他面前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這些問題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各方面——其方法、認識論、社會發展理論——加以具體化和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首先馬克思必須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形而上學方法，這種方法是他們關於資本主義制度永恆不變的理論的基礎，而把辯證方法這個唯一能夠獲得偉大的科學和實踐結果的方法，同它對立起來。當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包括斯密和李嘉圖在內，所以不能揭示資本主義實質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效忠於資產階級制度、資本家階級，他們是這個階級的思想家。但是他們所由出發的哲學立場，他們的形而上學的認識論，整個唯心主義的社會觀，在這裡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因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同時應該成為其形而上學的方法、形而上學的邏輯和認識論的批判。

其次，馬克思在創作“資本論”時，應該表明自己的辯證方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的根本差別，闡明自己對於後者的態度。馬克思自己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文中着重指出了自己的任務的這一方面。

“在黑格爾辯證法仍甚流行時，即將近三十年前，我已批判過

① 馬克思：“致貝格爾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資本論’的通信”，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48年版，第111頁。

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的方面。但正是当我著‘资本论’第一卷时，那些猖狂、自负、十分平庸而又在现代德国知识界中起倡导作用的不肖子孙们，却已象列辛时代大胆的門德尔桑鄙弃斯宾諾莎一样鄙弃黑格尔，即把他看作是一条‘死狗’了。因此，我便公开宣称我是这位偉大思想家的門人，并且我在論价值学說的那一章內甚至往往用黑格尔特有的表达姿势来卖弄。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并不妨碍他是第一个把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态作了一个全面的和自觉的叙述的人。在黑格尔手中，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須把它順过来，以便在神秘的外壳下面揭示出合理的內核。”^①

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指出黑格尔辩证法和它所包含的那种合理的東西的积极意义。他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指出，在經濟学問題上整理材料的方法方面，重新瀏覽黑格尔的“邏輯学”对他很有用。

馬克思于利用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的內核”之后，又給了它深刻的批判，并創造了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根本对立的新的、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馬克思写道：“我的辩证法在根本上不仅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是与它绝对相反。”^②当后来杜林这个象馬克思称之为裝做政治經濟学里的革命家的厚顏无耻的家伙，企图把“资本论”的讀者引入歧途，并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与馬克思的辩证法等同起来时，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給了他一个反駁，馬克思则在給庫格曼的信里关于这一点指出道：“他（即杜林——罗·）分門知道，我的研究方法不是黑格尔的那种方法，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③

① 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文摘录”，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4年中文版，第435頁。

② 同上。

③ 馬克思：“致庫格曼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俄文版，第199頁。

“資本論”的哲学意义，在于在这本書里，用具体分析資本主义形态的实例，表明了和論証了唯物辯証法和唯心辯証法的根本差別。“資本論”是辯証法和唯物主义地說明世界的不可分割的統一的光輝体现。馬克思所以能够从真正科学的立場創造和論証辯証方法，是因为他是把这个方法与哲学唯物主义有机地联系起来考察的。馬克思在說明自己的方法与黑格尔的唯心辯証法的方法的差別时，常常把自己的辯証法的唯物的本质放在第一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不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認識論上的科学方法。这可以在黑格尔的唯心辯証法的例子上看出来。他的辯証法的优点是：它与形而上学相反，坚持发展和变化的原則，揭示了发展的某些規律；可是脱离了地基和脱离了自然界及人們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原則，就变成了一种虛幻的东西，一种把自己的願望和意志硬加到客觀世界上去的无羈的主观主义。黑格尔正是这样理解发展的。黑格尔既然以为世界的本质是某种神秘的絕對理念，而这种絕對理念經受着辯証的变形，他就常常照他所幻想的那样来对待发展，而不管自然界本身和客觀世界本身的真实发展。

黑格尔不仅这样来对待发展，而且也这样来对待辯証法的一切其他方面和一切其他原則。脱离了物质基础来看、脱离了世界的物质实质来看，辯証法的任何原則都是在用头倒站着了、被歪曲了、被神秘化了。同样地，脱离了辯証的变化和轉化来看的物质世界，也变成了不合理的事实和充滿了各种不可解釋的玄妙和神秘的世界。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所以不能彻底粉碎唯心主义，是因为这种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不了解物质的辯証的性质，不了解社会生活中所进行的种种过程的辯証的性质。

只有馬克思主义才能把对于世界的唯物主义的說明和辯証的研究方法鑄为一爐。自此以后，沒有辯証法的真正的唯物主义和

沒有唯物主義的真正的辯證法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了。如果不估計到這種聯系和這種統一的話，對“資本論”中所發揮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認識論是一點也不能了解的。在1891年11月1日給史密特的信里，恩格斯在指出應用於“資本論”中的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與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的差別時，曾寫道：

“如果比較一下馬克思從商品到資本的發展與黑格爾從存在到本質的發展，你就會有一個極好的對照：一方面是具體的發展，如它在現實中所發生的那樣；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結構……”^①

在馬克思看來，辯證法的範疇、原則，只有當它們充實着物質的內容，即當他們應用到現實本身發展的真正過程中去時，才有價值。

在“資本論”中也深刻地揭示了另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即對現實的辯證的看法和對世界的唯物主義的說明、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之間的相互關係的方面。這裡所說的是：認識論只有當它建立在辯證法的原則上時、當它從頭至尾貫穿着辯證法的精神時，才能是科學的。列寧在着重指出辯證法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和認識論，指出辯證法、邏輯和認識論這三者是同一個東西時，他所指的正是這一點。

列寧的這個指示的極其深刻的意義何在呢？

這個指示的鋒芒是針對着大多數唯心主義哲學流派所特有的存在與意識之間、客觀現實的規律與邏輯思維的規律之間、認識的內容與認識的形式之間的分裂的。由於這種分裂，在他們那裡，本體論——關於存在的學說，和認識論、邏輯——關於認識的學說，象兩個平行的獨立的行列那樣地對立着。

大家知道，這種分裂在康德哲學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現。照康德看來，客觀世界僅僅供給材料，而認識則把這種材料灌輸到它所

^① 恩格斯：“致史密特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俄文版，第443頁。

拥有的不以存在为轉移的、先驗的邏輯形式中去。黑格尔曾猛烈地批評过存在与邏輯的这种对立，并把它們联結在一起，但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而是在神秘的绝对精神、绝对理念的基础上。照黑格尔看来，现实世界是邏輯規律的体现，而不是相反。

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竭尽全力重彈康德的邏輯和認識論脱离现实世界而独立的这种学說的老調，致使兩者之間的分裂貫徹到底。这些哲学家一方面把康德的“自在之物”象无用的破衣裳一样丢掉，一方面把一切認識問題都仅仅归结为形式問題。新康德主义者黎卡尔特曾宣称道：“对于認識論說来，一般地只存在着形式問題……簡單的内容完全在邏輯范围之外，所以單是在内容中，还没有真理問題。因此一切認識論問題都是形式問題……”。

把認識降低为脱离了認識的内容的形式問題，是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一切派别所特有的，无论它們的自称是如何难懂——什么“邏輯实证論”、“存在主义”等等。

馬克思主义第一次鏟除了邏輯和認識論上的唯心主义的神秘化。馬克思主义并不象旧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那样地忽視認識的形式的意义。認識是现实在知觉、表象、邏輯范畴、概念等形式中的反映。可是辯証唯物主义是与现实的内容密切地联系着来看这些形式的，而这些现实的内容則是認識从客观世界吸取得来的。不是邏輯形式产生和形成世界的規律，而是自然本身的規律决定思維的邏輯形式。

列宁在“哲学筆記”中，給邏輯这种关于现实本身及其在邏輯思維形式中反映的規律的学說，下了一个深刻的定义。列宁指示道：“邏輯不是关于思維的外在形式的学說，而是关于‘一切物質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規律的学說，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認識的发展規律的学說。換句話說，邏輯是对

世界的認識的歷史總計、總和、結論。”^①

唯物辯證法，作為關於自然及社會，即客觀世界發展最一般規律的學說，同時又是思維的邏輯，是關於認識世界、關於思維規律的學說。辯證法所表述的關於存在發展的那些最一般的規律，同時也是認識的最一般的規律，思維借着這些規律去理解現實。例如，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不僅是客觀世界的規律，而且由於它是現實的規律，所以也是認識的規律、辯證邏輯的規律。

當然，只有把辯證法應用到認識上去，才能正確地解決許多最困難的認識論問題；這些問題對於一切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曾是一種絆腳石。例如，關於理論研究的途徑和方法問題，關於本質和現象的相互關係問題，關於客觀真理認識過程的各基本階段問題，關於感性材料、知覺和抽象的相互關係，它們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問題，關於分析和綜合、歸納和演繹及許多其他問題。

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唯物主義哲學，對所有這些問題無法給予科學的回答，原因是這種哲學是徹頭徹尾形而上學的。只有把辯證唯物主義應用到這些問題上去，才能為認識論奠定真正的科學基礎。這些問題在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中，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尤其是“資本論”這種著作中，第一次從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獲得了最圓滿和最深刻的解決。

在最初看來也許會覺得奇怪：這些哲學問題，在經濟學著作中得到解決。可是在這裡必須估計到下列這一點，即在經濟學著作中，尤其是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所面臨的，是要分析社會歷史上最複雜的一個形態——資本主義形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馬克思的先驅者，所以不能勝任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研究工作，除了其他原因之外，還由於這個原因，即他們沒有正確的科學

^① 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頁。

的認識論。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導論中，批判地分析了自己先驅者的研究方法，並在幾句簡煉的句子中，闡明了自己的分析方法，給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問題，提供了許多指導思想，這些思想對於解決上述那些問題具有重大的意義。

可是當馬克思着手寫自己的主要著作——提供了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嚴整、有系統和全面的學說的“資本論”時，所有這些認識問題都在他面前特別尖銳地提出來了。馬克思必須解決這些認識論問題，否則他就不能勝任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科學研究的任務。因此在“資本論”中，我們發現關於認識論問題、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研究方法的許多極其寶貴的指示，這決不是偶然的。

可是這些專門的指示無論怎樣寶貴，最寶貴的却是“資本論”中所提供的對經濟問題的那些具體研究本身，因為在這裡我們看到“實踐中”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理論和認識邏輯，在對現實作具體的分析中具體地體現出來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邏輯。在這個意義上說來，雖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沒有寫過關於認識論的專門論文，可是他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對於研究和理解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所提供的東西，卻為專門研究的卷帙所不及。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着重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揭示的資產階級社會的辯證法，僅僅是一般辯證法的局部情況。毫無疑問地，列寧在1914—1916年研究唯物辯證法問題、並如“哲學筆記”中他的筆記所表明的對“資本論”的方法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時，曾打算在論述辯證法的專門著作中，最大限度地利用馬克思的著作中所包含的全部龐大的哲學財富。象列寧這樣的革命辯證法大師的這些簡短的筆記，在研究“資本論”對於制定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問題的意義這個問題上，可以作為指導的綫索。

列宁指示說“資本論”中提供了資產階級社会的辯証法，說这种辯証法是一般辯証法的局部情况，这非常确切地揭示了“資本論”的辯証法的两种特点。一方面在分析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研究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辯証法时，馬克思丰富了一般辯証法，即对于研究社会生活的任何形式、对于任何認識的方法都有意义的，并且不和資產階級制度死亡一起死亡的辯証法的那些原則。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特殊的、为历史所局限和暫时的制度的辯証法，这是資產階級社会的辯証法，不能把它直接搬到其他的形态上去，尤其不能搬到象人类历史上全新紀元的开端的共产主义这种形态上去。

当然，在馬克思面前所提出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資本論”中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辯証法的任务，虽然馬克思在他書里的許多篇幅中，曾屢次把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比較，大略說明將代替对抗性社会形态发展規律的新社会的那些发展規律。这个任务是在新的历史时代，当馬克思关于資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天才預見已經应驗，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从世界資本主义的鎖鏈中掙脫出来时，向馬克思主义者提出来的。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后，資本主义进入了其存在的新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使資本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銳化了。俄国胜利的无產階級革命，好象閃电一样的巨大力量，把世界分成为兩大体系——資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无產階級的先鋒队——以共产党为首的俄国工人階級及在它領導下的全体劳动者，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了按新的經濟規律发展着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对于这个新的历史时代发展的辯証法的分析，落到了俄国和国际无產階級的天才領袖和导师列宁、列宁的学生及其事业的繼承者斯大林和列宁的其他学生的 身上。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

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是“資本論”的直接繼續。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分裂為兩個社會體系時期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

列寧和斯大林依據着“資本論”的思想，給了社會主義制度下新的經濟規律以具體的分析，揭示了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發展的特徵。新的歷史發展條件的理論和哲學的總結，豐富了辯證法，發現了在業已改變的情況下發展的普遍辯證規律的新的表現形式和作用形式。總結在我黨的決議和文件中的我黨活動的全部經驗，對於了解資本主義消滅和社會主義勝利之後的辯證發展的新規律和特點，具有最重大的意義。

因此，研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於辯證方法的應用，就是從資產階級社會發展的辯證法與社會主義社會的辯證法對比的觀點來看，也有極大的興趣。

研究“資本論”的辯證法，就是在另一方面也有現實的趣味。從“資本論”出現之時起，特別是在工人運動中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產生之時起，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僕役對“資本論”的攻擊，就是到現在也沒有停止。從伯恩斯坦起至工人運動中的資本主義現代的代理人止，都一貫懷着惡毒的、可是無力的企圖：破壞“資本論”壯麗的建築物，挫折它的革命的批判的鋒芒，把它的那些對資產階級致命的結論弄成“安全無害”。

破壞和削弱馬克思主義對工人階級的革命影響的企圖，過去和現在常常是在攻擊它的方法的形式下干的。例如一個德國右翼社會黨人宣稱：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理論，如果放棄向辯證法賣弄風情，只會有好處。

右翼社會黨人的現代思想家反對馬克思的辯證方法的言論，不外是一種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革命實質的方法和手段。說馬克思似乎僅僅向辯證法“賣弄風情”，這種借口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

种粗糙而拙劣的伪造。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詳盡地說明，为什么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如此憎恨辯証法。馬克思写道：辯証法“……引起資產階級及其空論主義思想家們的煩惱和恐怖，因为它在对于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加进有对現存事物的否定性的理解，即关于現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于每一現存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洪流中，因而也从其暂时經過的方面去理解；它对任何事物都不表示崇拜，而是本質上批判的和革命的学說。”①

“資本論”的巨大意义也就在此：它彻底摧毁了資本主义制度万古永恒的陈腐观念，并以绝对的准确性預言了人类发展的必然进程。馬克思主义的敌人現在所以有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狂怒，是因为馬克思主义还从来没有經受过象現在这样的凱旋。

怀有歪曲“資本論”的方法的无数企图的，不仅有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人和資本主义改良主义的辯护人，而且还有那些冒充为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朋友”，他們在实际上有意识地進行暗中破坏馬克思主义，以便达到伪造的目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政治經济学和哲学方面进行活动的罗宾派和孟什維克化的唯心主义者，关于“資本論”的辯証法曾写了不少东西，可是他們以黑格尔主义的精神来解釋馬克思的革命的方法，把它歪曲成煩瑣的概念的玩弄，莫測高深的議論和故弄虛玄，离科学真有天淵之差。举例來說，罗宾对于馬克思辯証法的唯心的和煩瑣的解釋，所追求的一个目的，是要使苏維埃經济学家走入歧途，把他們引导到抽象問題的迷宮中，抽掉他們解决社会主义經济問題时所立足的馬克思主义方法論的基础。罗宾的一个弟子顧兴在1929年出版的書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文摘录”，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54年中文版，第435—436頁。